



落落齋遺集目錄卷九

家書

寄 父親共十四首

寄伯父五首

寄大兄五首

寄爾承兄

寄元朗弟

寄季弟三首

赴 逮後遺筆

途中寄 父親

寄內父

付遜之兒

獄中寄 父親一

獄中寄 父親二

臨終寄 父親

寄大兄

目錄 終

落落齋遺集卷九

江陰李應昇仲達著

男遜之輯

家書

官西臺寄

父親一

癸亥十月

誥敕文乃求成悉予者二十七日始到二十九

日用寶兩親懿美此番文中略詳一二而文韻

未為鏗鏘倘邀 聖恩再得進封則文義俱可

益進也男初入衙門先有一疏以稿呈覽其餘
尚有續稿稍遲數日再發耳 皇上視朝講學
寒暑不廢自是清明之象初一日 太廟之祭
男以監禮近炙 天顏亦生平一快所爲隱憂
者內臣漸漸弄權然尚未敢肆行猶畏正人之
議關上幸而無事毛文龍海上頗有牽制之功
近見熊壇石公祖之疏欲聚兵君山爲陳鼎相
刦獄幸而就擒則真吾鄉之幸也

二

甲子正月

接父親十二月初二日之字詳聞近來一家安
好甚爲欣慰總之身輕體健心安意適自家無
缺陷拂逆之事即是真受用若他家之胡亂不
經自作自受只消冷眼看之儘不必介介於心
從來門戶中人品正自不同不可因一人而疑
衆人試看鄒南臯顧涇陽孫淇澳諸君子皆父
親所心敬而皆爲浙黨所嫉則浙黨之邪不可

從入明矣立朝居身品識爲重走小人之路
爲功名之計豈父親嚮慕賢哲之心况功名各
有定數不關人力容容默默心實不甘只爲上
有兩親恐貽憂念故每至內廷觸忌之言尚隱
忍不發不狀即一言懼禍勝於碌碌做大官也
新春又上一疏長安傳誦惟疏末有逸遊之戒
一語內監大嚷與葉相公說要票旨切責如
何教皇爺燈也不要看相公云他疏內也沒

這話以此遂止而票旨云詞多泛漫以解之
其實相公亦不喜者以執紼之巡撫乃是陳瑞
爲相公座師之父也狀亦不必炤管只公論稱
快足矣

三月

初十日寄一字歸十一日即得父親正月廿六
之字但駁王永光疏歲底即已寄歸何以此時
尚未到也今將其辯本抄上頃又出一疏爲百

落落齋遺集卷九
三
姓之害一言以警省州縣官大約多切於吾鄉
惟舊糧奉有議免之旨若得行之頗亦有益
正在此爭他必覆也關上無他警報聖上疾
已萬安十九日御門矣惟起居不慎好馳馬此
爲可憂將具一疏委婉言之總之除了做本別
無功課若本科之事固不多也

四 三月

本月廿二日見南倉院萬論劉父母之疏劉父

母操守甚好錢糧亦清只其自謂有才信人太
過致七知縣之謠實亦自取以此見父親不輕
入城之高也今其起身想已在即父親須到縣
一送以存厚道項上一保身修省之疏幾觸
聖怒朕見者皆以此疏爲佳且疏上後廿六日
早朝便不聞內操銃砲之聲或亦有采納之
意也北邊一帶得雨人心少安關上亦甚平靜
適蔣尊陽家人還附此問二親平安併寄近疏

呈覽

五月

張二無到接父親三月廿五之字知兩親康健甚快於心又聞五弟病已愈大哥又得田百畝了其數年之願皆可喜事男在此終日混過只是南康光景近上一請停立枷疏長安人頗頌之又一由明憲紀疏乃代堂翁屬草者併寄呈覽吾邑尊不知幾時有人邑尊不必其相知反

省口舌即如劉中公之煩言吾家獨不沾着可見父親居鄉之得法凡鄉間事京師最易傳聞也多說人情多得銀子男頗不欣慕家中只宜清貧况從前得父親泥補幸已不貧耶

六月

京中景况前字略悉日來皇子女相繼而夭魏璫乘其皇上之哀而激之怒遂杖萬元白年兄又以責中官之故欲杖北城林心弘林聞之

而走匿大爲言路短氣今已五日杳無踪影昨
代堂翁具一疏稿寄覽如今將危言極論恐
聖怒不測傷兩親之心否則緘口無顏即舍大
事而撻拾瑣屑以塞責尤無顏也傳檄疏長安
共棄以其通內認魏璫用事之人傳繼教爲兄
弟故也名義至重豈可走此路耶又欲目目做
好官又欲矯矯名節天下無此兩便宜之理寧
不做官尚有清議之榮使男居家三十年侍兩

親萊綵甚是快事不怕東林之敗且亦不敗也

七
六月

都中議論紛紛權璫作惡昨副堂楊大洪具疏
叅之喧傳爲之紙貴男與魏廓園許霞城諸兄
弟先具疏助之已甘削籍歸侍二親今幸邀
主上寬恩狀從此遇事不得不言言則一官置
之度外每與大房大哥言出者爲父婦亦爲母
若爲自家功名則無所不可獨不能容容默默

作寒蟬結舌之言官以爲父親羞耳此後魏璫
等事不可知如見斥則買舟以歸父親勿以失
官爲不快也聞吾鄉水大甚好狀聞頗壞麥須
以寬減貧佃之租少減無用食口爲第一義揚
大洪疏併男疏附覽此後又有兩衙門十餘疏
多不可盡容續抄寄

八月

家鄉大水便有荒年景象又聞人言明歲主旱

則凡事須爲節縮之計以寬租周急活人爲本
此父親百歲無疆之福根加意行之可也改折
事公疏公揭男與許霞城竭力以爭顧相公殊
無短長總之竭筆舌之力必可得折大半但太
倉空虛之極不能如三十六年停徵耳

辛未九

十月

接父親字云以木斧之聲爲笙歌演戲之名爲
佐酒光景甚佳自是適意過日法入生行樂亦

務保身酒後嘗須留意前以日聖躬違和上疏
規諫亦是此意朕人多不敢言恐觸聖怒今
幸未遭譴責朕反之此身所以告君父者未
必能體之于已父親當為一笑也地方此番平
靜雖大哥不售知父親且喜眼前清淨男甚以
此放心所謂以大君子之度涵之者只如此平
平扯去即見父親大君子之度矣夏間攻魏瑞
時勢可畏朕名義所在不敢後人今內外反覺
相安亦竟没人提起矣水災改折費盡口舌而
按臺勘疏不到殊為可怪若見楊蘧初可一促
之將有比學差只苦不能歸三四年不見兩親
此心安能過得以此躊躇未定也

十一月

自發前字後每日懸懸十夜有四五夜夢在膝
前以此卜歸期不遠矣璫燄方張日日以中
旨處人既已逐冢宰總憲去又削副院僉院之

籍至陳中素溫厚和平初無得罪而以會推不
如魏廣微之意亦削其籍小臣中如魏廓園夏
繩北張淳西沈炎洲許霞城袁熙宇房海客鄒
匪石降謫者已十餘人而又切責韓朱二閣下
將逐之去父親謂如此世界尚可做官否雖緘
口不言以避禍亦必不可久也男此番出來改
邀封典少遂人下之心做得一二十疏少吐
讀書之志歸來侍養左右盡家庭之樂亦愈於

孤身萬里煩二親之懸念也往惟劉瑾時有此
亂政以理度之不過一二年雖降謫以婦名節
自在父親且先算定此景毋以臨時介介也近
來書帕斷絕皆趙儕老高景老魏廓園數人力
行禁止之力而清苦之節反蒙譴逐狀後知廉
吏不可爲也改折得三分之一力已竭矣且幾
以此爲北人所中甚是可怪歸期不遠先此寄
訊

十一 乙丑正月

瞿通到得兩親動定甚悉父親瘡尚未愈所喜精神健旺男向以多言觸忌至貽兩親憂念甚自悔之今真緘口矣緘口者非男一人已也魏閣奸狠必貽禍 社稷男叅之故自有見非為朋友也即孫愷陽老師萬若干辛而彼尚欲為秦檜待岳武穆之法况其他乎東林雖衰大段自不差只人有賢否不同耳誌文欲得趙作亦

易狀彼方在憂危中須遲之鄒南老已作古人甚可嘆也男已辭了學差將以避北人之鋒二月初有年例之關正亦不妨到外邊避之若過了年例萬一無事則即有差歸以告病卜之不吉而養又說不得終也

十二 正月

今歲考察亦平正無甚怪異二月年例渠輩方欲見及所同擬者則同衙門為黃白安劉文石

蔣澤壘省中爲劉養衷而選君謝不肯順從已
堅意乞歸矣家宰亦持公平之論總以安心聽
之歸家有膝下之樂即使去做叅議僉事儘可
自見父親莫以此介意旣做言官怕不得生歿
况官之內外乎此亦不爲貽親憂只做小人做
貪官乃爲辱親耳故男頗心中泰然而姑夫意
氣消索男竊自謂過之以此發父親一晒父親
得毋謂兒子痴乎

十三 二月

廿二日已寄一字今以廿七日發男婦數人回
男見時事日非將有大獄而男爲彼人所忌雖
不顯狀外處定奪一端以中旨處之凡侍班等
項步步可以獲罪倘有差出去差上本章字字
可以橫批觀近日魏元白李心白之處可見矣
且差敘已定而經歷司河南道人趙起色斯
舉矣男何爲依依求之故決意以思親成疾爲

題總之十日內不註差斷無坐守之理所憂者
非一身之得失只恐父親以此介介以官爲世
法所重而反以家庭聚樂爲輕耳若因此不快
而怒氣相干則男之罪通於天朕自古亦不見
有日日做官之孝子也但愧不成人品有玷父
親之教而父親向所鍾愛於男定不以團聚之
樂易此官且官未嘗不在也名亦不俗偶因鬱
鬱偶寫此語以告父親若在此則無人可語故

每日不出門真以日爲歲也

十四 三月

廿七發家小回即具呈告病外魏云若年例就
便宜了他正擬拚在告病疏削籍而初一日遂
有曹欽程之疏其中主使有人次早內中即傳
出一篇旨意相公但抄謄而已免杖而生還
於心快朕且旨意但以薦高景逸坐罪則正
受之不足爲累者只至追奪誥命不覺爲之

心碎豈意不孝之罪累及兩親至此不可以爲
子不可以爲臣恨不捐軀碎骨以贖之耳嗟乎
男不貪不酷何罪至此從來黨禍不過一身受
之而今以奪誥爲輕典若周來玉黃白安張藐
茹等九人彼豈曾得罪於南樂而亦遭此狀則
男之有此亦非特去冬一疏之故也昔范滂之
母以李杜齊名爲快父親定復過之公論自明
局亦必變、誥命亦當終在兩親俱方壯年月

前何足介介譬如男爲萬元白之續亦莫可奈
何今尚邀寬大之恩得菽水承歡於願足矣
明日辭朝即行先寄此以慰兩親懸懸

官南康寄伯父一

父親到家兩月矣遙想家中樂事或醉雪以歌
詩或傳杯而爆竹一家團聚手足歡狀當不禁
其頤之解而興之酣侄每逢斯節冰暑蕭狀雖
復語笑於母親之前而他鄉遊子黯狀興思歲

月悠悠一官繫足不知何日得侍伯父之側開襟一笑也伯父所望於侄者守官砥行勉立功名任自分疎拙平平無奇所不敢負伯父之教者素心不染寬政近民苟可自盡三思以行吾才之短而識之昏則亦無可奈何未能博赫赫名以爲門戶光也受事三月刑名出入亦略可稽四方問遺僅入空函耳地方簡僻事務差少衙役較吾鄉稍斂百姓可悍則過之人士荒陋多不成章文采載籍甚寥寥也白鹿洞學者甚衆舊有洞志今正擬較修適有諸生但宗臯以傳稿相示附覽亦具此中往事一重公案耳

二

人來得伯父手書如侍左右也憂國憂民皆字字確論國之憂則居官者之憂也叩關無路每見邸報輒欲投箸而起吾鄉雖幸不饑淮揚閩浙之間饑處正自不少姪居湖城爲西江門戶

偽漢之后聞蠢蠢生心憂方大耳伯父家事自有大哥可任實不必憂來字云明年閉戶不見客閉心不御事是無上妙法第恐有意閉之則根株不斷并所謂反身自咎者亦尚多一執着聖賢學問自求寡過却不從人起見其所云反求諸已必先有行有不得之處而三自反之法在橫逆之來此只處變法耳等嘗見已之非不見人之非物來順應無適無莫未便說反身自

咎也伯父第掃却外緣從家嘗茶飯父子兄弟朋友親戚之間觀無我無人之妙得不憂不懼之心租收容禮大哥任之童僕諄語不入於耳順逆之餘氣悉化于和倘亦學問之得力晚年之佳境也何必自咎哉因伯父言及故敢以初學之說廣伯父不罪狂瞽也官中別無他况但貧閑耳家貧官亦貧殆亦命矣侄初能安命即今年之俸捐之以助遼餉使父親在家苦撐故

以此不安于心耳

三

前父親婦因貪頃刻侍色笑故家中候問之書一槩未寫即伯父亦缺數行但時咏味示詩愧不能步一韵以仰答伯父提望之意教以勿喜敢不嘗存此心若云無攻尚見有人惡在夫無攻之旨原自渺茫聖賢只于自攻中見得無攻却不于人惡上論無攻也故願伯父不見人有惡但見人有善既見人有善則自攻無攻當下俱了矣書案之側聞得女史致足樂也宗譜之修尚有意乎亦不朽之業在一家者也

官西臺寄伯父一

久未具一字問起居祇緣郵人急發忙中錯過每於大哥口得福履之詳亦仰知伯父所責望有在非區區寒溫之字也憶居家時聆伯父之教必以敢言直諫爲先若默默取容循資積俸

以博好官知非男子鬚眉之氣狀循省往事言
雖不差而未免傷渾厚之意當是名根未斷學
力尚疎耳伯父何以教之時事翻覆中璫爲政
日日出中旨以驅逐大臣而不問事之是非人
之賢不肖 聖明孤立于上寄威福於左右而
已如此光景正見幾高蹈之時况侄之見憎中
璫者乎頃一疏觸權臣之怒幾于不免賴 聖
德優容止于奪俸今決計乞歸矣只冬間不便

舟行以此遲遲姑待歸來奉二親菽水慰倚閭
之望且以其暇侍色笑從事於讀書明理倘將
來猶可少進一籌也功名有數不須計較至斤
斤守清白二字則真可歸對伯父無所抱愧大
哥意欲于明春借差歸亦是上策伯父已完禮
記之業否

瞿通來得伯父手書快狀如見面也老而好學

孜孜不倦而精力時境又適足以相副即是天
之逸我以老人生實受用好光景也侄以慙言
觸忌人俱以禍患代爲之憂而侄付之度外近
又以年例相嚇而侄亦安之分內昔嘉隆以前
臺省咨望深隆乃補方面方面何負于我而介
介哉矧信心信理得罪于權璫權相儘有地步
乃同事之人有急而改頭換面者有急而暮夜
入室長跪求免者卑鄙乃至于此因思江西君

子坦蕩蕩題只是君子知命小人長戚戚乃是
行險僥倖耳近來胸中進此一步學問伯父以
爲何如康孫出花已愈亦可慰伯父遠念大哥
婦可一年過伯父壽誕又可圖得覃恩之典皆
家庭樂事侄以三月中到家匆匆附此

官西臺寄大兄一

別來一月餘思之耿耿兄嫂安寧子女平好想
都不必言聞考期在即則兄且忙於料理須靜

以養之使文氣鬯而字句斬即是穩着蓋朱衣
所點頭者不在巧秀波瀾也學使者以持公而
人情不宜都下嘖嘖謂其顛倒弟頗爲解之狀
以此知考案之難不審松嘗稍通融否道府縣
想定爲兄留意五弟文思何如如其機澁不見
聰明發露則真不若姑聽自狀以待異日錄遺
未遲莫謂吾之不急於噪其名也此中度日都
是客席擾擾惟日進城上衙門理知縣之事爲

小小功課而已旬日之內得兩皇子而中
宮者天豈非天數今旣得皇子則諸大老
又爲蔭階想亦有以下逮貧民也三六九入
朝頗習五更早起今天寒雪霜皮骨不耐信不
如在家之樂而老者委頓譏彈苦死不去真可
笑也弟文葺中課士諸義乞抄出寄來趙儕鶴
一見極嘆服弟時文謂公伯察一義渠自爲之
終不能及故欲索其一序再刻舊稿亦見獵之

意也

二

新歲曾寄一字想已到矣續見考案是非錯出總之多費一考不必以科舉爲慮但五弟竟至四等恐傷其銳往之氣狀亦可激發其精進之志邇來光景何似文章機趣如何弟新歲口碎數日却出得一疏頗暢所欲言其高啓愚乃出舜亦以命禹題媚江陵者顧相公乃其門生爲

之出力故其子來辯復而弟直言之公論共以爲快言官之職固不得炤管情面也

三

虞山讀書定有得處料理經題大半即入闈易爲力也文章固欲靈動亦不可類於遊絲固欲清秀亦不可類於春冰須有斬朕之力卓朕之詞乃爲入彀之技時文重滯之語亦有可化臭腐爲神奇者要在心手了快而已治家之事勢

難擺脫狀急之亦無他法上之不能得請於父
親下之不能生財於耕織即使閔閔皇皇父親
亦予半百之田安見遂寬狀有餘哉田者虛名
也他家倘來則易父親刻苦經營故難難於得
故不輕爲予父親非不念兄之貧而不即慨狀
者意蓋在此且使兄斤斤尺寸毋越步也雖狀
若以世俗不肖專一橫行者言之兄豈不可稍
自脂潤今守父親之訓自守如此則弟宜有以

濟兄而弟無多餘也至嫁女之費父親在上弟
在下可爲兄助不必憂煎弟已有本科之差前
題差本想已見之明歲或可得學差但以不得
歸家恐傷兩親之心尚躊躇未決耳

四

前有字寄婦併道府各書想已到矣五弟自云
斷不考故不之及不可以此爲怏怏此中近來
以魏廓園爲傳雲中所攻至陷汪士光於詔

獄大爲公論所譁狀猶以傳是江西人故大家
要調停而傳則盛有通內之名大是無色蓋以
魏監大恨王安傳以此語中其所喜故也江西
人近爲正人所譏只是章魯齋陳岵月傳雲中
三人爲之而章陳尤可惜尚未知結局何似長
安中風波易起動我歸來之想擬俟差滿請告
歸見二親不知得遂願否每上一疏即打點觸
怒前上一請停立枷疏而魏增大怒蓋彼借此

立威凡死枷下者兩年來六七十人矣今欲出
一疏而議論未定又割絕不得江西人正是難
處狀廓園吾石交其人品之清介真吾目中所
少只少褊耳而阮圓海至以爭吏垣之故與左
魏大怨人言其通內事至不可聞誠出意外不
忍言也朋友之間固甚難哉偶狀及此姑且秘
之

徐成來得手書時一展讀即爲遣懷狀兄所見
囑者皆兩次已寄回之書想邇時俱已到考事
料必無誤矣五弟不考亦復不差只望他以後
勤學爲他日考地此番原無關係也嫁女之事
定應待之明年女小而粧未備雖遲非過簪珠
之類弟當有所備以了吾之素心總亦不煩兄
念近來文思何如可寄數篇使我一觀新邑尊
不見有就選者人多望吾鄉而裹足不如就他

邑調之不知有俸淺而聲著者否狀亦懶於問
之以未必得人適代之任咎但城中聞是某家
所討即事事疑某家所爲如七知縣之榜可畏
也吾家居鄉甚爲得策父親更甚妙于居身也
此中如沸總是王振劉瑾時景象不如掛冠而
歸不意當吾世而時事之衰敝如此憂君憂
民正堪灑涕區區一疏何益分毫只爲言官不
言便負此官是以難耳兩次寄兩箱書端有許

多時文在內兄與五弟取之蓋亦收拾以便不
時削籍之意甚發請告之想俟八九月間再觀
之
官南康寄爾承兄
知近况安適躍躍有丞簿之想兄才固所饒爲
但莫到西江來作債客耳不知此言遂行之耶
抑言之也爲子爲父誦詩讀書童僕不諱於耳
酒茶不缺於瓶親故滿前禾黍滿屋此亦家嘗

至樂也官乎何足羨來教以渾融具感受我然
弟正苦平平太無奇耳人情相與不敢不留心
和畏兄此二字足爲居官涉世要訣而弟所以
答兄之贈者亦止此二字爲居家處宗親上下
之妙法兄固已臻其極亦偶一申言之而已

寄元朗弟

人言娶婦爲小登科吾所自試則登科之樂不
如娶時也少年飛揚飄蕩之氣又居岑寂以鬱

其情若以新婚爲天上人間第一美好之事曲房之中嫩紅纖綠熱碗紅爐老婦幼婢團團簇簇所見無非可喜者不必見新人入羅幙也三日而驚十日而濃一月而慣百日而目倦欲厭矣婚娶久則衣食兒女之累牽之仕宦久則功名毀譽之念縈之故事喜新而氣乘銳新婚之時亦少年得意文章妙境也當此際而文機不動文心不靈文氣不猛則文章進步于是少矣

弟純心靜氣文清而不采矩而不靈苦而不甘茲其發機轉象之候慎莫錯過至于有婦以慰慈母之心以寬慈母之勞自今有子有家青其衿以進于登科以不負慈母二十年栢舟之苦斷機之勤者則皆自此始愚兄非戲言非貌語也賀不成禮寒官之况人來幸以新篇見報

寄季弟

吾弟歸兩月矣作文幾何看書幾何識見筆力

過前幾何考事不遠有必得之術否夫尖穎而
斷碎疎快而淺薄此則弟文之長短略具兩言
中尚早着力勿以小學子初執筆自寬也父親
絕喜弟矣稍稍以好衣爲嗔夫鮮衣吾所喜何
害於學第緣此紛其思慮以來父親之嗔則不
如敝裘之適體况我家只此寒風弟之衣原不
得鮮則去此求鮮之見可也意之所至發此狂
言毋憎饒舌

又

弟病痢喜旋愈也而瘡之苦如故童時不節其
口今日受之可以思今之所作後之所受則百
凡保攝及乘時精進爲他日受用者宜何如着
力耶宗師歸矣遲一年着藍衫而遲着一日即
早脫一日在此一年中切緊用功何至遂作買
牛危語園中孤寂孤寂亦趣城中熱鬧熱鬧可
憎吾意不以入城爲是也前文偶遺案上今簡

寄去此番何以無文吾近主白鹿洞閱文甚多
關事已脫儘有心腸說時文也父親字云弟少
苦功夫功亦無他苦看書作文尋嘗功課隨緣
了去無苦無甘如不看不作但在舍却講章自
已將白文想一想要融貫得去至於作文之境
吾向得力於改一篇不好另做一篇半篇不好
則改其半一句不好則改其句凡吾所刻大半
經改幾番其一筆寫就者固有之狀不可強可

以勉強者改而已矣改意則悟頓進改格則局
法變改句則字調新而嘗套去試留心行此當
自知胸中進步也作字歪濁亦宜用意使清朗
則卷子好看吾文差可吾字每自愧之弟那可
不過我十倍也無以寄歸只贈此數言耳夫

官西臺寄季弟

吾行後甚以弟爲念上事父親欲勤而慎敬而
懇讀書欲真而銳治家欲婉而和交友欲斂而

擇四言者大約盡之所謂色難者非獨在已之
愉色婉容乃察言觀色先意而迎也文章須有
沉靜把握之力始可得飛舞動盪之機居身須
有反觀簡察之心始可行快情滿志之事夫不
得轉移之法透脫之方而徒鬱鬱誰語草草自
放以聰快之才情少年之歲月浪擲以去則可
惜也今年之考須看筆興文心到否何如否則
姑聽自然徐圖遺才亦可若靜想吾前之四言

功名學問在其中矣母親近來精神何似丸藥
服否弟服丸藥亦覺有効否保身固元尤第一
義今少壯之人而具見衰弱之症豈非切身之
憂乎酒色之穽人人入其中在猛省力量防其
縱志而已



原件短缺

P29-30

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為韋弦

即吾不死之日也汝生於官舍 祖父母拱璧

視汝內外親族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嗔喜

任意驕養既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

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

也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奕未見吾童生秀才時

低眉下人及 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

見吾今日囚服就逮及獄中幽囚痛楚之狀也

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
不可凌此宜謙以守身二也 祖父母愛汝汝
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有不測
汝代吾爲子可不委曲仰體 祖父母之心乎
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
宜孝以事親三也 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
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 祖父母苦苦積累且
吾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

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如父視寡孀如母即有
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吾志此宜公
以承家四也 汝旣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
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粧田百畝至妹母奉
事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膳田叁拾畝收租
以給之內外出謹其防閑此桑梓之義五也
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
苦勵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即先歸養若上進

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
好詮次此文章一脉六也吾苦生不得盡養他
日俟 祖父母千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
離天啓丙寅四月十五日字付遜之

獄中寄 父親一

男不意一到即審故受傷甚重幸一審即允尚
有餘生臥床一月瘡口未平再得一月功夫也
天時人事生路未絕賍得早完即過刑部今五

日一比盼望家信眼穿此中告乞既窮束手無
策又不免箠楚之苦矣在獄日則愁賍夜則苦
痛只脾旺身健酒食過於往時此可慰 二親
懸念也 父親要一切忍耐寬慰 母親男以
名節二字累 親累兄前生宿障飲淚而已

寄 父親二

男在獄中只思想 二親之苦故不能無再生
之望今幸有機矣只愁銀不應手養素東走西

奔亦已泥補千金乃知朋友之誼勝於至親也
向因災異各事俱寬差可遣日今忽狀緊急觸
目慘傷只男與白安安存耳狀且比限甚嚴兩
次受三十棍白安交銀甚多男甚受相形之累
大哥病了一月養素奔走甚苦併隨來諸僮之
家各一看顧之

臨終寄 父親

男遭此禍久已義命白安只念 兩親萬苦千

辛所以死不瞑目願善自寬解與范滂之母千
載同傳耳時事如此田塍太平正不可必須賣
產完債存來自娛一身受用之外皆虛境也作
謹守規模則有餘矣 母親有苦難言亦惟以
寬得用度爲好一歲二百畝之入不爲多也大
哥苦寒早有分給是望自男觀之三十餘年已
作一世人矣比來惟 父母兄妹刺刺在心妻
子置之度外 父親自安養教訓有方不必說

也遊魂渺渺不忍遠離落落齋中乃棲魄之所
閏六月初三午刻
別大兄

弟已久拚一死只負一兩親耳奈何奈何兄爲
弟吃盡辛苦付之流水異世或得相報也四詩

附覽 詩另見 前兌白安銀可還之素兄之德

家中報之尚乞同舟一行也

先人以丙寅三月十七日聞逮信從容拜

辭祖父母縣令到門即携手就道絕不作

兒女戀戀十九日抵郡宿吳霞舟先生齋

談笑歡酌如平時與吳先生往復訣別語

具載端友集中時緹騎需索甚奢逼勒不

肯開讀而闔郡士民攘臂奮呼欲逐緹騎

而甘心焉賴郡侯曾公二雲力爲調護又

捐俸慨助以飽緹騎之欲得毋及於變途

中與伯父聯袂偕行相對勞苦惟以不得

終養祖父母爲憾蓋已知生還無望朕恐
有傷祖父母心故途次獄中三次賄書猶
作解慰語至四月二十日抵京羈錦衣東
司房爲季叔作壙誌二十三日奉旨鎮
撫司究問繇柩送詔獄許彪迎內意酷
刑交加血肉淋漓慘不忍言竟誣賊四千
勒限嚴追五日一比比必受棍賴遠近知
交倡羨捐助已遇天變停刑得少緩須臾

或追六月下旬而同事諸公相繼遇害矣
先人即作絕筆詩四首緘付獄卒又寄祖
父伯父二紙紙僅徑寸字僅如豆紙尾書

閏六月初三午刻蓋卽於是日報云時
值炎暑越三日始有旨領埋而肌膚毀
爛幾不可識別時親其事者惟伯父與陸
君養素狀死之狀與或之所終不能詳亦
不忍詳也痛哉先人一生忠國忘家孝親

忘私即臨難絕筆猶云惟父母兄妹刻刻
在心與十年未敢負朝廷之句豈非盡
瘁孺慕之念千古如生者耶至遺訓遜之
惟以立身孝親與居家讀書爲囑遜之時
方釋齡呱呱在抱不知言之堪痛今日復
一月音容愈邈辰冬傷庶妹之早歿未秋
痛祖父之云亡孰焉孤子樹立無能事變
時移傷懷觸目徒有王哀廢讀之慘未遂

曾參志養之義惟是吾親不歿遺言卽爲
過庭之教而韋編未絕纂述當在痛定之
餘此遜之所爲恭覩手澤而有淚盈睫有
恨填膺輒腸九迴而寸折者也因錄遺筆
而泣血謹書數語如此不孝男遜之百拜
識

不家被徵與卷九

而此直銷膏效... 婦其都無無其... 而本傳皆... 同... 幾... 年...



